

现实主义范式视角中的朝核问题及其未来出路

肖康康

(南京政治学院 上海分院 上海 200433)

摘要: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范式的视角对朝核问题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朝美两国长期无法直接沟通,彼此互不信任,导致两国间“安全困境”的出现,致使朝鲜走向了发展核武器的道路。要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关键是朝美双方能否超越现实主义的视角,放弃彼此所存的敌意,最终在东北亚地区建构起真正和平、稳定的“安全共同体”。

关键词:现实主义 朝鲜 美国 朝核问题 六方会谈

中图分类号:D8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7)01-0008-04

始于2002年10月的第二次朝核危机,历经国际社会四年多时间的斡旋和五轮六方会谈,仍然阻止不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决心。2006年10月9日朝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悍然进行核试验,随后宣布核试验取得成功。国际社会对朝鲜的这一行径作出了强烈反应。朝鲜为什么置国际社会舆论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执意发展核武器?本文拟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视角对此进行分析。

一、第二次朝核危机始末

第二次朝核危机始于2002年,当年10月,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访朝时确认,朝鲜一直在秘密进行浓缩铀计划。随之而来的新一轮恶性互动导致朝核危机爆发。美日韩和欧盟决定制裁朝鲜,于2002年12月起暂停向朝鲜提供重油;12月12日,朝鲜宣布立即重新启动核计划。其实美国在此前已经掌握了朝鲜浓缩铀的有关计划,在此时摊牌,其目的是撕毁朝美两国于1994年在日内瓦达成的《美朝框架协议》,开始对朝实行强硬政策。日美韩经过磋商后,得出结论是谋求朝核危机和平解决。2003年1月,三方协调监督小组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要求朝鲜立即采取可以核查的措施,完全放弃核计划^[1]。面对日美韩的联合施压,朝鲜毫不示弱,于同年10月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由于日美韩对朝驾驭能力不足,以致在多边框架内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六方会谈便应运而生。

2003年8月第一轮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会谈的主角朝鲜和美国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场。朝鲜表示,美

必须改变对朝政策,并阐明了三项原则:①必须确认美国方面有意改变对朝政策;②朝方反对“书面安全保障”或“多国集团安全保障”的形式,要求缔结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朝美互不侵犯条约;③在美国抛弃敌视朝鲜政策之前,朝鲜不能同意进行“早期核查”。美国则表示,朝鲜须先放弃核武计划,希望通过谈判解决朝核问题,如果朝鲜答应完全放弃核武器计划,或者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进驻朝鲜,将考虑向朝鲜作一些较大的让步,包括由国会向朝鲜提供某种形式的书面保证,说明美国无意进攻朝鲜,放弃某些国际制裁措施,帮助朝鲜解决经济问题,考虑给朝鲜提供一些资金。在2004年2月举行的第二轮会谈中,朝方进一步明确了弃核意愿,表示只要美国放弃对朝的敌视政策,朝鲜愿意放弃核武器开发计划,美国重申对朝鲜没有敌意,无意入侵朝鲜,无意改变朝鲜政权,在美国所关切的问题得到解决后,最终愿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2004年6月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各方就弃核第一阶段相关问题达成共识。各方均认同实施核冻结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是弃核第一阶段,同意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口头、行动对行动”的原则,寻求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但在会谈中美国坚持从“冻核”到“弃核”三个月过渡期的强硬立场,朝鲜表示很难接受,会谈由此陷入僵持。

在核危机处于僵持的状态下,2005年1月中旬,美国国务卿赖斯在国会听证会上把朝鲜等6国称为“暴政据点”,使得美朝关系进一步恶化。2005年2月10日,朝鲜突然宣布无限期延期参与六方会谈,会谈由此陷入僵局。同年5月,朝鲜宣布从核反应堆内取

出 8 000 根废燃料棒,宣称由于美国布什政府 2002 年 12 月撕毁了以提供轻水反应堆为核心内容的朝美框架协议,并以核武器对朝鲜进行威胁,朝鲜决心重启根据框架协议冻结的 5 兆瓦核反应堆,并恢复 5 万千瓦和 20 万千瓦核反应堆的建设工作。随后中国和韩国展开了积极斡旋,朝鲜态度开始松动,表示愿意重返六方会谈。2005 年 8 月举行的第四次六方会谈,被外界认为是几次会谈中最具实质性成果的一次,六方在会谈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重要内容包括:六方一致重申,以和平方式通过核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六方会谈的目的,朝方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及现有核计划,早日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美方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没有核武器,无意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攻击或入侵朝鲜,朝美双方承诺,相互尊重主权,和平共存,根据各自双边政策,采取步骤实现关系正常化,六方同意,根据“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采取协调一致步骤,分阶段落实上述共识。

在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中,朝鲜要求美以提供轻水反应堆为前提,分阶段弃核,美国则表示朝鲜必须先弃核后才考虑提供轻水反应堆,双方谁也不肯先让步。会议结束后,六方会谈再次陷入僵局。2005 年 12 月美国对朝金融制裁以作为对朝鲜固执立场的惩罚,这也是布什政府不再对六方会谈抱希望后转而采取对朝鲜新一波孤立与制裁的政策。金融制裁加剧了朝鲜经济困难,使得朝鲜认为美国对朝的敌视政策并未改变,于是被迫采取硬碰硬的对美政策。此后,朝鲜曾主动释放善意以求打破僵局。如:2006 年 6 月初,朝鲜曾提出邀请美国助理国务卿希尔访朝,争取实现朝美双边会谈。但美国迅速拒绝了这一提议,坚持只有先恢复多边会谈才考虑进行美朝双边会谈。让朝鲜更为不满的是,六大国对伊朗核问题所达成的“承诺”包括向伊朗提供轻水反应堆的内容,但 2006 年 6 月 1 日,KEDO(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却宣布彻底拒绝接受对朝鲜的轻水反应堆援建,这种强烈反差激怒了朝鲜。7 月 5 日,朝鲜通过试射导弹公开表达对美国的不满并试图吸引国际社会对其立场的关注,其直接目的是促使美国同意和其进行直接对话,但美对此次导弹试射反应冷淡。7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5 个成员国一致赞成的方式通过了关于朝鲜试射导弹问题的第 1695 号决议。朝鲜外务省 7 月 16 日发表声明,强烈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朝鲜试射导弹的决议,表示朝鲜将不受这一决议的任何约束。朝鲜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孤立。10 月 3 日,朝鲜外务省受权在平壤发表声

明,宣布朝鲜将在科学研究领域进行核试验,并表示朝鲜决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10 月 9 日,朝鲜正式宣布该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首次核试验。

二、朝核问题的现实主义解析

从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对朝核问题进行分析,试图找出朝鲜执意发展核武器的原因。

1.“安全困境”是现实主义范式的一个重要概念

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国家之间往往构成潜在威胁。国家的最高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安全和生存,但由于缺乏一个共同的权威政府,国家通常采取自助的原则去确保自身安全,于是在彼此意图不明确的情况下竞相增加自己的军事权力,这样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安全困境”也由此产生。从第二次朝核危机整个过程可以看出,美朝之间构成了典型的“安全困境”。朝核问题主角之一的美国始终不把朝鲜当作一个正常国家来对待,尤其是布什政府外交班底基本上被信奉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新保守主义势力所控制,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把朝鲜政权称为“流氓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国”、“暴政据点”等,旨在推翻朝鲜政权。为此,美国调整了其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重新定位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作用,意在防范朝鲜半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2003 年美国对“邪恶轴心国”之一的伊拉克采取的先发制人战略是对朝鲜的警示,美国可以在未经联合国准许的前提下对伊动武,对朝鲜自然也不会例外。朝鲜开始感到强烈的安全危机,于是提出与美国进行双边对话的请求,试图通过和平解决核问题以换取美国对自身的安全关切,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请求。朝鲜被迫大幅度提升军力来增加自身的安全,而朝鲜军事实力的增加在美国看来是对它的巨大威胁,美朝间“安全困境”由此形成。朝鲜国内的先军体制就是其受困于“安全困境”而采取的自保政策,之前的导弹试射也是为了显示其不惧敌对势力的威胁,并具有维持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和决心。但在朝鲜看来,光靠增加军力和发展常规武器还不能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可以对没有核的伊拉克轻易动武,对有核的伊朗却不敢贸然行动,只有核武器才是抵御美国侵犯的“撒手锏”,最终铤而走险进行核试验。中国的研究员刘江永认为,朝鲜长期有安全上的危机感,它觉得只有通过显示其拥有核武器,才能加强其安全感。此次核试验,朝鲜向国际社会证明了其不仅能“说”,而且也能“做”,以此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不受威胁²¹。

2.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政治

“国际政治,象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3] 38-43}。国家权力有多大,其利益就有多大,以权力界定利益是国际政治的永恒法则。现实主义的这条法则用在美朝关系上可谓恰如其分,朝鲜一直试图通过军事问题谋求与美国直接对话、以争取它所希望的政治与经济利益。1993年朝美双方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中,朝鲜要求美国以无息贷款方式提供两座轻水反应堆,才能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完全履行保障协义务。1994年美朝在日内瓦达成《美朝框架协议》规定:朝鲜冻结并最终拆除其石墨减速反应堆和有关设备;美国组织一个国际财团资助朝鲜建设轻水反应堆,作为替代能源,该财团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4]。这样朝鲜通过弃核而获得美国的经济补偿。随后,朝鲜又从导弹试射中尝到了甜头,得到实际的经济好处,在第一次朝鲜导弹危机、即1998年8月的“大浦洞”导弹试射后举行的美朝直接对话中,双方形成了一系列“利益交换”。朝鲜在1999年9月宣布暂停导弹试验备忘录,克林顿政府则根据“佩里方案”同意继续与朝展开双边对话,以解决美朝之间安全、政治和经济关注。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承诺给朝鲜若干“好处”:1999年9月17日,克林顿总统宣布取消部分对朝制裁,其中包括开放美国人到朝鲜旅游,允许朝鲜购买部分美国商品;同时美国主持下的朝鲜半岛能源组织与朝鲜正式签署了总标的46亿美元协议,同意此后8~10年内为朝鲜兴建两座核反应轻水反应堆以补偿朝鲜停止核计划的能源损失。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朝鲜每次都能以军事权力为砝码从美国获取可观的利益。小布什上台后,朝鲜故技重施,然而朝鲜试图以军事权力的增加来“勒索”美国的做法与小布什政府强硬的对朝政策形成对冲,导致双方敌对情绪加剧。朝鲜之前曾试射过导弹,但并未引起美国的强烈关注,此后便开始蕴量核试验计划,可见这次所进行的核试验只不过是它再次打“核”牌来吸引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它利益要求,并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

3. 贬低国际机制在解决冲突中的重要作用

现实主义反对通过国际机制和仲裁秩序去解决国际冲突,贬低以谈判合作解决冲突和争端的“低度政治”,颂扬依靠军事实力解决冲突和争端的“高度政治”。因为国家权力是相对恒定的,但“国家永远不能确定另一个国家的真实意图”^[5]。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合作都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共同利益一旦消失,国家间合作往往不复存在。因此,国

家决不可以把自我保护的任务托付给国际组织或国际法,因为没有一种国际权威能够保证它们的约束力和强制力^{[6] 28}。朝核问题的主角朝鲜和美国自始至终对旨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未产生过完全信任。在朝美看来,六方会谈作为一种国际机制,不具有最高权威性,由它产生的声明也不带有强制执行性。本来在前三轮的六方会谈中,美朝双方就朝核问题的初步解决达成过一些共识,如朝鲜放弃核计划,美国改变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并对朝进行援助。但由于美朝缺少直接对话,双方始终无法判明对方的真实意图,对彼此的表态和承诺持怀疑态度。如:美要求朝鲜先弃核,再考虑对其援助和进行双边对话,而朝鲜却要求美国先放弃对朝敌视政策,再考虑弃核。双方互不信任,僵持不下,使会谈一度陷入僵局。在第四轮六方会谈所达成的《共同声明》中,美朝也曾在朝弃核和美国给朝鲜提供轻水反应堆等问题上取得过共识,但随后双方仍在谁“先”谁“后”问题上互不相让,使得所达成的“承诺对承诺、行动对行动”原则无法落实。稍后举行的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更是由于美朝缺乏互信无果而终。在朝鲜看来,美国对它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一旦它先让步,美国可能会反悔;而在美国眼里,朝鲜则是不守承诺的无诚信国家。因此美朝双方缺乏信任的共同基础。中方代表团团长王毅在第二轮会谈结束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朝美之间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是尖锐的,甚至是对立的。缺乏信任是这些分歧存在的主要原因^[7]。

4. 现实主义推崇均势安全理论

现实主义者认为弱小的国家通常趋于联盟达成均势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摩根索就指出:“若干向往强权的国家,各自试图维持现状或推翻现状,必然导致一种称为均势的结构及旨在维持这种结构的政策。”^{[3] 38-439}华尔兹也认为“国家寻求安全也许必须建立联盟”^[8]。朝核问题的主角是朝鲜和美国,但事关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中国希望朝鲜半岛保持和平和稳定,从而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周恩来总理生前曾指出: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9]。国际上甚至有人认为朝鲜半岛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之间的“缓冲带”。俄罗斯当前的国际地位尽管有所下降,但也不愿看到它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希望通过同时支持南北方来保持自己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影响力。上世纪50年代中俄两国在朝鲜内战中都给朝鲜提供过巨大帮助,况且目前中俄都对美日同盟给东北亚安全稳定带来的消极作用持批评态度,这使朝鲜有理由相信不管基于共同利益需求还是传

统友谊,中俄在六方会谈中应该会坚定地站在朝鲜一方,通过与中俄建立联盟与美国达成均势,是确保其安全和生存的最佳手段。但在整个六方会谈进程中,中俄两国尤其是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积极斡旋时,基本上保持价值和立场的中立,并无明显偏袒朝鲜之意,并且同声要求朝鲜不能拥有核。随着会谈的深入,朝鲜开始意识到中国和俄罗斯参与六方会谈是想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和稳定,两国都不可能给朝鲜提供核保障,更不希望因为朝核问题而直接卷入与美国的对抗,惟有靠自己发展核武器才能保卫自己。鉴于核武器巨大的杀伤力,朝鲜只要发展数量有限的核武器,就可以达成与美国武器数量不均衡状态下的战略均势。

三、解决朝核问题的路径思考

可见,正是美朝双方都无法准确判明各自意图,才导致两国间“安全困境”的出现,如何摆脱这种“安全困境”,建构主义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启示。笔者认为,关键是美朝双方能否超越现实主义的视角,建立安全互信机制,然后在安全互信机制的基础上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具体来说,分为以下步骤。

首先,六方会谈的其他四方应鼓励美朝在六方会谈的基础上进行直接对话。正是美朝双方之前缺少直接对话,使得各自无法准确判断对方的真实意图,彼此缺乏信任,才导致两国间“安全困境”的出现。然而美朝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要想双方立即放弃彼此敌视态度,确实很难。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布什政府长期以来视朝鲜政权为不合法政权,拒绝与朝双边对话,对朝采取强硬政策,朝鲜才以牙还牙与美国敌视。因此,双方惟有通过直接对话和沟通才可能准确地判明彼此真实意图,建立互信。

其次,在互信的基础上逐步寻求建立安全互信机制。国际机制属于自由制度主义的范畴,它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聚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6]”。在安全互信机制中,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其主要动力是追求自身利益,但行为体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形成了共同期待,从而达到互信。从目前来看,六方会谈是最适于成为这样一种解决朝核问题的安全互信机制的。因为,六方会谈的参与者涵盖了东北亚所有大国和美国,而且它的有效运行也符合各大国的共同利益。2006年12月18日

六方会谈的重启就意味着各方仍认可六方会谈是目前解决朝核问题的最佳方案。

最后,促使六方会谈在安全互信机制的基础上向“安全共同体”转变。“安全共同体”是指不同国家相互结合在一起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确保共同体成员彼此之间以非武力方式处理它们之间的争端^[6]”,这是一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社会互动关系。国际机制虽强调安全政治的规范、规则等方面,但从根本上它并未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不存在共同敌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和维持这类安全群体和安全机制。只有“安全共同体”的建立才能建构集体认同去谋求安全稳定和实现和平的变化,不同国家在“安全共同体”中通过分享价值、观念、知识等,建立彼此信任,而且彼此之间的行为具有透明度和可期待性。尽管“安全共同体”的建立在目前看来遥不可及,但这毕竟是最终解决朝核问题乃至东北亚安全问题的未来出路。

参考文献:

- [1] 东方网.美日韩发表声明强调和平解决朝核问题[EB/OL].[2003-01-18].<http://sports.eastday.com/epublish/gb/paper264/11/class026400003/hwz962391.htm>.
- [2] 刘江永.六方会谈可能从休克走向死亡[EB/OL].[2006-10-10].<http://news.zgjr.com/News/20061010/News/071163716712.html>.
- [3]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由来[EB/OL].<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chwtlft/bjjs/t67394.htm>.
- [5]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 [6] 刘永涛.安全政治视角的新拓展[M].北京:长征人民出版社,2002.
- [7] 新华网.王毅谈第二轮北京六方会谈:三个特点五项进展[EB/OL].[2004-02-29].<http://news.sina.com.cn/c/2004-02-29/00401923848s.shtml>.
- [8]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4.
- [9] 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外交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29.
- [10]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M].苏长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57.